

西风烈·西风烈



西风烈·西风烈



朱
鸿
著

放
弃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放弃

◎ 朱鸿 著

西风烈·西风烈



西风烈·西风烈

放 弃

朱 鸿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4 插页 175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500

ISBN 7 - 80605 - 539 - 8 / I · 468

定价:10.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72)

西风烈文丛

出版说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这是由作家所在的时代特点决定的。如此规律，适用于所有作家，当然适用于陕西作家。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陕西，有一批相对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在受传统的陕西文学影响、并继承它的过程中，有所蜕变，其呈挣脱和超越这个传统之势。他们的作品，在向更广阔更现代的文化空间汇入。这当然是由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以及这个时代的多元背景决定的。他们的作品，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并自有其越来越多的读者。其中有的作家，以自己鲜亮的艺术个性，已经立足中国文坛，并闯荡天下。文丛就是为这样一批作家创设的。毫无疑问，我们接纳作家的态度是开放的，包容的。我们感谢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和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贾平凹，对这一促进文学创作的举措，他们给予了非常的支持。

自序

一位文论家，当然是我的朋友，曾经建议我：写文章不一定写得太多，写得太多不一定就好。我琢之磨之，窃以为他的建议既是善意，又有道理，属总结了一些作家得失之后的经验，我便接受而实行。我的实行，无非是不想写时，不要硬写，甚至是想写时，也不急于写，这就多少有一点禁欲的意思了。然而停下来，把笔放在书桌上或者装进书包里，对我实在是一种折磨，我真的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到处迁怒，乱发脾气，除非把笔拿起来才能心平。伏案工作，在别人感觉，大约是很辛苦的，我偶尔从含羞的目光能觉察一点对我的佩服和同情。同情是指，今夕何年，他还写文章？佩服仍是指，今夕何年，他还写文章！在这些目光之中，我显然是一个落伍者或者坚守者。坚守者似乎带着一点所谓的人文精神了，然而坚守者坚守什么呢？我从来不体会西安城门下那种长年唱秦腔的乐趣，也不体会朱门方桌上那些整夜打麻将的乐趣，由此我推想，别的人自然不体会我写文章的乐趣。因为我的写文章，完全是一种个人的爱好，是我最大最深的爱好，让我去掉这个爱好，或者减弱这个爱好，在我都是一件难受的事情，比喻粗俗一点，仿佛是登徒子之去掉色，瘾君子之戒掉烟。但是我的写文章，还不止于此：我每时每刻的

所见所闻，每时每刻的体验，我读书而发现的谬论和灼见，无不汇之于心，心有所思，便情有所动，遂有歌想唱，有怨要诉，以使郁结开其通道。这大约就是我的发言了，通过发言，我参与世界。我为布衣，没有一张讲台，我的发言就只能写文章了，而且昔者曹丕称它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现在人称它为休闲的勾当了，然而我难改初衷，并有任重道远之感，我当然要珍惜向我飞舞而来的所有灵感和激发而起的所有冲动。我的写文章，当然也有这种考虑：既然是一个写文章的，就应该把属于我的活干好，不然就有失行规。我想，我把活干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多写。必须多写，仿佛书法家天天修书，舞蹈家天天练舞，仿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当然，多写不是滥写，滥写将损害自己的声誉。我猜测，谨防滥写，大约才是那位文论家要告诫我的。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位尊唐宋八大家之首；这已经为历代文论家所肯定。但是周作人却对韩愈鄙视而恶语，这种鄙视似乎还是从骨子里发出来的。把周作人的观点归纳起来，其意思大约为，韩愈及其之后的古文无非是载道之作，没有个性，没有生命，缺乏司马迁之前的古文所具的一种博大气象，而且他们言行不一，如果他们偶尔有一点个性和生命，其质地也薄，分量也轻。周作人的这些看法我是赞同的，我认为，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固然才力毕露，技巧高妙，可作写文章的典范，然而这些古文为集权统治服务的味道极浓，这不只表现在那些慷慨的策论之中，而且渗透于那些叙事记人的古文。这也难怪，他们生存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及其文化之中，他们当然不能逃出这

种桎梏而去表现自己的个性与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何况他们还都是正宗的儒士。当然，唐宋八大家的苏轼是一个例外，可他只是一个例外而已，他是一种才力冲破观念的奇异风景。周作人写文章的时候，历史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了：大家一手打倒孔家店，一手传播新文化，社会有了民主的萌芽，因而，他写文章，自然可以大力倡导和实践抒发性灵的艺术。我是喜欢那些性灵文学的，甚至我认为，没有性灵的艺术将干瘪而腐朽。但是我所谓的性灵，既有对自然的一面，也有对社会的一面，而且对社会的一面还是主要的，因为人主要处于社会之中。我主张的是为人生的性灵艺术。

关于文学的载道问题，一九九二年，我在朱鸿散文研讨会的致谢发言已经表达了，现在重复一遍：

时代变化了，所载之道要随之变化，即要载人的理解与沟通之道，人的尊严与高贵之道，人的权力与公正之道，人的解放与自由之道，人的文明与进步之道。这一切，都要从人的生存状态及人对这种状态的反应之中发现和挖掘。

一九九七年十月六日于容堂

目 录

自序.....	(1)
蓬莱阁.....	(1)
尊敬的乡长.....	(3)
黑白.....	(8)
善点燃了善.....	(10)
记钟鼓楼广场夜游.....	(16)
拉宾之死.....	(18)
天尽头.....	(23)
英雄与明星.....	(25)
放弃.....	(29)
关于乞丐.....	(31)
勿谢.....	(36)
一首民歌.....	(39)

母亲的信仰	(45)
死与邪恶	(49)
钱丑骊山	(51)
一杯开水	(56)
腊月二十八日的人间	(59)
问陈忠实先生求字书	(65)
我梦见了邓小平	(68)
权力之外的权力	(71)
坎坷之后	(75)
不沉	(77)
常宁宫	(82)
榜样的力量	(85)
一九九五形成的理想	(89)
抱歉白描	(96)
南京路	(99)

蛇界.....	(103)
阴暗的巨人.....	(106)
大雁塔.....	(112)
小女人.....	(115)
家具与生活.....	(119)
高平的手.....	(124)
王安石否定孟尝君.....	(127)
汉水之源.....	(130)
尊严与谋生手段.....	(135)
拒绝生育.....	(138)
贫困的装扮.....	(141)
秦始皇兵马俑之气.....	(145)
出名的办法.....	(153)
严师.....	(159)
我的喝茶.....	(163)

一件西服.....	(167)
想到西瓜.....	(170)
五月的手绢.....	(174)
认识华炜.....	(177)
介绍涂申.....	(182)
元月笔记.....	(186)
小序.....	(187)
雪从天降.....	(187)
边缘人生.....	(188)
受罚.....	(189)
善待人才.....	(190)
海南笔记.....	(192)
小序.....	(193)
浮粟泉.....	(193)

火山口	(195)
玳瑁	(196)
东山岭	(197)
牛	(198)
万泉河	(200)
海瑞之墓	(201)
何以安魂	(203)
问路	(217)
麻雀	(220)
祈祷	(223)
湄南河	(226)
沙美岛	(230)
异性	(233)
投稿与退稿	(243)
读书与写作	(246)

海陆通信.....	(249)
朱鸿复谢强.....	(249)
附录：谢强致朱鸿.....	(251)
聚散如讽.....	(253)
西安集会记.....	(256)
跋.....	(259)

蓬 莱 阁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难副的不只是某某演员，某某作家，某某章程，某某马桶和某某菜肴，难副的还有蓬莱阁。我是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荣登蓬莱阁的。我敬仰之极，乘兴而来，但是我没有感到它的轩昂与伟岸，没有一点这样的印象：在蓬莱阁可以看见什么神仙之境。我看见，而且给我深刻印

象的，倒是一个青年。他用自己的父亲起誓，以证明他的珍珠项链没有假，可他刚起过誓，就马上变化其价格，一条八十元锐减为二十元。尽管蓬莱阁高居丹崖山顶，窗向大海，栏横半空，并有苏轼先生的词镂于青石之上，然而，令人扫兴得很，这里竟塑了一尊什么像，主子以其像化缘的红箱，装着三分之一容量的零钱。蓬莱阁仅仅二层，回廊局促，两人相向而行，一人要面墙而伏，别的一人才能通过，而且窗是小窗，栏是低栏，不好临风把酒，长歌邀月。站在那个狭窄的院子，望着蓬莱阁灰色的瓦片与砖墙，我觉得它极像一个羸弱而昏庸的老头，目光暗淡，缺少生气。盛名是一条漂亮的金利来领带，殊不知撑着它的脖子却堆满了皱肉。走下破损的台阶，我向蓬莱阁挥挥手：我要到大海去，我要到长山列岛去！

尊敬的乡长

乡长不是别人，是我的同学。我的同学很多，足迹遍布天下，他们多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绩，其中行政官员升到处级的就有二十一位，经理九位，出国留学的三位，而作家和囚徒都只有一位，乡长也只有一个。乡长马可行在大学时代很是平凡，起码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步入社会，他似乎依然

平凡，我一直没有获悉关于他的任何新闻，如果不是他参加同学的聚会来到西安，我确实把他忘了。我忘的，多半是在底层谋生和在僻壤工作的同学，这是我的丑陋。在大学，除了我的朋友之外，惟那些当了干部或出尽风头的同学给我留下印象，然而马可行不当干部，不出风头。他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大学生生活增加着他的知识，扩大着他的视野，可他一直留着平头，说着方言，他始终没有穿上一双皮鞋并钉上铁掌在教室走来走去。马可行性格内向，为人本分，不过，仔细想想他那张平静的脸，抿着的嘴唇，我就感到他是有心计的。我确信他是能够交往的人。世间能够交往的人不是很多，遗憾我把马可行渐渐忘了。他在哪里工作，他从事什么职业，我都不知道。

多年之后，我接到一个同学聚会的电话通知，我不假思索地答应赴约。我猜测，我的态度一定会让传达通知的人感到我热情依然。毫无疑问，会晤同学是我希望的，但是，我的热情远远没有我的声调所显示的那么高涨。我答应赴约的声调，几乎仍是我在大学时代充满朝气的声调，这种声调的恢复，完全是校园生活的一种条件反射。问题是，我离开校园很久了，我很清楚，我的嗓音已经沙哑，我的理想已经从生活的千疮百孔泄漏殆尽。同学总是亲切的，这是在世间流行甚广的一个教条，不过我的体会是：惟有亲切的人才是亲切的。我的体会有一种残酷的成分，我认为：亲切并不因为属同一团体或者有同一经历而产生，甚至同一家庭的成员都难以亲切。我觉得，同学总是亲切的，这个判断，仅含百分之五十的道理。事实是，这次聚会让我感到亲切的，惟乡长